

歷史與空間

古城約克

■ 韋剛

久地霸佔過這土地，建立了堡壘和城牆。公元70年代，羅馬大軍駐守該地平定各族成立約克城，是為羅馬一個省份的首府，長官是康斯坦丁一世，死後其子繼位稱為康斯坦丁大帝，2014年約克大學成立新的第9座學院，就以此命名紀念約克城的始創。羅馬人統治的數百年，至5世紀時由歐洲來的盎格魯人取代。此後又歷經數代包括維京人的入侵，至12世紀時約克才趨繁榮，稱為紡織業重鎮。18至19世紀工業革命後，約克由於地理位置適中，成了新興鐵路中樞，直至今天仍是英國鐵路交通樞紐。工業方面曾經以糖果（特別是眾所周知的巧克力）著名，但後勁不繼。近年始因考古發掘出現不少羅馬及各朝遺蹟，加以世界性的復古潮流，約克的近乎完整的4公里城牆及其數座城門、古堡成了旅遊熱點，2007年被選為歐洲最佳旅遊城市，吸引遊客眾多。加上1963年初建的約克大學蓬勃發展，國際等級逐步提升，亦與該城相得益彰，增光不少。

城市位居英倫大島中部，鐵路四通八達，鄰近大城市曼徹斯特有先進機場，香港有航班直達。由於在羅馬統治時期已着意興建道路，在這基礎上各級公路設備完善。水路交通可以通過城中的奧士河（River Ouse）聯通東岸海港侯城（Hull），以貨運及觀光旅遊為主。由於旅遊業的興旺，旅館酒店亦紛紛落成，但多在城外。城中心依然保留着十分古色古香的城牆、街道和建築。最引人注目的是始建於1080年的大教堂，恢弘壯大金碧輝煌，進入參觀令人肅然起敬，過千年的建築自然使大家敬佩。

蜿蜒窄巷還留存着以前的石塊鋪裝，兩房高的中世紀木屋棕黑色的樑柱發放着古老芬芳，厚重的木門透出昏黃的燈光，推門進去，啾呀聲喚出老酒保，跟你打個招呼，用潔淨的抹布在黝黑的木凳上拍拍，給你讓座。如果是冬日，旺旺的爐火噼啪地在壁爐裡跳躍，你叫來大杯的冰凍啤酒，傾下乾潤的喉嚨，那一刻，會明白為什麼英國人這樣愛泡酒吧。

與英式酒吧截然不同的有中國餐館，無論是新創業的還是開辦經年的，其裝

又是蟬鳴荔熟的時節，相傳吸着露水滋生的夏蟬，大清早便在樹頭「知了」，街上果攤出現了早熟的「妃子笑」，那是第一批上市的嶺南佳果，它到來，埋在窪地裡的龍舟也被掘出來，洗乾淨，修理一下，載着鑼鼓為迎接節日帶來第一聲熱鬧。還有，本來在這陰霾的冬天和雷雨霏霏的春天過後，充滿艷陽的初夏到來的日子，青少年應該精神勃發、喜樂活動，但是，正如大學和中學的學子有句話：「每當看到街上檯樹燦爛開着艷紅的花的日子，心裡便忐忑不安。」因為，這象徵着期考和入學試、畢業試的季節來臨。

半世紀前在這滿城紅霞蟬聲喧鬧的時刻，已經度過了被各種考試威脅的我，懷着另一種躍馬上陣的心態，登上BOAC（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越洋飛機，準備往彼岸尋找新的知識和希望。那時候從香港到倫敦沒有不停站的直航，中途必須稍停巴林或孟買加油，然後續航。我帶着兩隻燒鵝登機，在孟買機場休息室因酷熱難當而從生鏽的鐵箱中買來一根冰棒。然後，黃昏中抵達偌大的英國皇城。沒有在這以數世紀前的紅磚兩三層民居為主的古老城市逗留，便和接待我的朋友驅車穿越幾乎是同一格局的倫敦民居市塵北上。離開了市區轉上高速公路，才可以欣賞到工業國家這幾十年來的成就。香港和內地那時候還沒有那筆直平坦開闊且設備周全的公路。

大約是四個多小時便從老皇城抵達了另一個更老的皇城——約克（York），這是公元71年羅馬大軍跨過海峽，鐵蹄踏上這各族紛爭的大島。跨越巨浪如履平地的維京人、善於駕馭海浪的丹麥人和荷蘭人都曾先後征服過這兒的土著和原住民，其中尤以羅馬人最長



■約克是英國旅遊重點城市。

節都趨於一致：紅紅金金，雕龍畫鳳，擺上幾個瓷花瓶，掛上幾幅國畫印刷品。菜單上除了炒粉湯麵，還有燒春雞煎牛扒。飲品中的茉莉花茶和玫瑰紅茶比咖啡奶茶還貴。甜點除了地道的雪糕之外，便是罐頭荔枝或者糖水菠蘿。在約克城這20多萬人的小城，也有數間中餐館，生意還稱可以，但無甚特色。附近的列茲（Leeds）居民較多，經濟較蓬勃，中菜的水平也較佳。

約克成為英國旅遊重點城市，主要是由於今年出土的一大批有價值的羅馬年代古物，以及地面上留下來的古堡和古城牆。其城牆絕不及我國萬里長城的宏偉，但勝在近在咫尺，就在城居之間。每天出門駕車進城便要通過城門，城樓並不顯著，只是拱門一道架在馬路中央，城門旁多有石階引向十多尺高的城牆頂部，格局與長城相似，但只有一面有城垛而且走道也很窄，不似長城上可以走馬。由於城牆一邊有斜坡，土坡上綠草如茵，春天時萬千水仙綻放，一盞盞杯口大的艷黃素白點綴在綠氈上，洋溢著春的氣息，也讓古城綻放着新生的喜悅。人們脫掉了厚重灰暗的冬裘，也備覺輕鬆愉快。

約克的火車站是城內重要地標，多年以來這兒是英國鐵路交匯點，由此可達大島的東南西北，車站建築古氣蒼然，巍峨的拱形鋼結構，簡單樸素。地面上軌道縱橫交錯，妥善地安排著四通八達的運轉。上世紀末英國還未有「高鐵」，從約克南下倫敦要三小時，北上格拉斯哥或愛丁堡要更長時間，至於東下曼城，西往利物浦則較短程。

約克城有一區域，駕車經過便會嗅到芳香撲鼻的可可，那是龐大的吉百利朱古力廠區。生產的各式朱古力暢銷全球，雖然質地不及比利時和瑞士的名牌，但勝在價廉實惠而且款式多，深受消費者歡迎，例如老少咸宜的「KitKat」，行銷數十年仍然口碑甚佳。這食品廠佔地廣工人多，近年發展已趨緩，但在城中仍是大僱主之一，與鐵路運輸業及上世紀六十年代創辦的約克大學鼎立為約克城僱員最多的支柱行業。

約克大學始建於1963年，位於城的東南隅，數十年來發展迅速，其學術地位亦躍升至英國大學前十名之內。除了小部分學科在城內設授課地點，校舍全部在郊區新建，建築設計新穎、環保，風景優美。其實約克城已經成為英國及歐洲具有古代風貌的旅遊重鎮，亦有賴於對城內古建築的加以保存，兼且近年出土的古羅馬文物及歷史上該城的重要地位。在城市適應時代的要求不斷發展擴充中，對城中建築及設計盡力保護，只是在周邊發展，新老結合，既滿足時代進展的需要亦保留著先民遺留的寶藏，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事例。城中有古老的街道、建築、住房，但環市郊區卻有著先進的、摩登的、宜居的住宅群和社區。固然，除了在經濟發展上有旅遊和服務行業作支柱，約克在文化和政治地位上也在上升。因此，在重要性上不可能與倫敦並論，但約克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地位，無可否認確是英國值得驕傲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城市。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 圖：K.Wong



浮城誌

讀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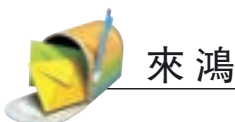
■ 星池

下筆之時，剛觀賞完香港話劇團的《親愛的，胡雪巖》公開預演場。誠如導演於開場前所言，香港的製作，演期較短，鮮會有資源如外國般設有預演場。是次演出，則橫跨近三個星期，劇團亦放手一試，終於促成兩場公開預演。雖說是預演，卻在公演前兩三天，已能完好地把整齣劇呈現。當晚，編劇及一眾幕後人員均有列席，目的是與觀眾一起在劇院同步呼吸，並在欣賞演出後，再細微調整演出，力臻完美。

本地的戲劇演出，尤其小劇場製作，尚算百花齊放，可惜受場地及觀眾群數目所限，劇目往往僅是演出數場，難有資源進行預演。反而，近年本地大小劇團盛行舉辦公開試讀劇本，以此方法增加文本與觀眾的接觸機會。當中，二零零六年起，「新城劇團」便開始了「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計劃，今年已邁進第十一屆，一直舉行。給予編劇一個平台，以簡約手法展現劇本，或純粹讀劇，或配上燈效演繹，各適其適，經過與觀眾直接分享及交流，吸收養分成長。歷來有一些劇目因而得到賞識，最後可搬上舞台。此外，香港話劇團自二零零九年成為香港大會堂的「場地夥伴」，可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後，也試辦了「讀戲劇場」。能為將要上演的文本提供與觀眾互動交流的機會外，亦會把選自世界各地的出色文本，介紹給香港觀眾，讓觀眾體會讀劇的氛圍。

另，香港話劇團試過推出「新戲匠系列計劃」，公開徵收原創新劇本，培育新晉人材，而獲選作品在演出前亦須經過公開讀劇的洗禮。本人不才，曾嘗試修改寫下多年的劇本《瓜老鎮》，投至此計劃結果未獲選中，卻慶幸被挑選於半年前在劇團排練室作公開試讀。撰寫劇本，往往難以抽身以持平的態度去評論自己的作品。那次透過與專業團隊合作，在演員用心演繹下，聆聽觀眾的感想及意見，受益匪淺，可化作海綿吸收取人意見，經思考後，一點一滴灑進劇本當中。

說回《親愛的，胡雪巖》預演，胡雪巖為晚清傳奇人物，官商兩棲，在時勢下，捲入官場明爭暗鬥，跌宕起伏一生。無意在此詳談故事及劇中反思，卻享受這晚的演出，燈光聲效可觀，佈景轉移順暢，預演已頗為豐富細緻。除觀看主演者之外，亦很留意飾演百姓的眾多演員，他們走動、爬過、蹲着走、搬箱子、揸箱子、移動道具，在場邊靜止或在耍太極，任何演員，盡心去做，亦有仿造就一個演出。



來鴻

■ 翁秀美

小片斷

清晨。小徑。緩步行。觸目皆美，眼界所限，是自然的——或是一閃而過的——小片斷：花草樹木，石鳥蟲魚，只管欣欣然任意地生長、搖擺、歌唱。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這一刻，自然，真實，無比悅目。

站在油棕的身邊，以為進了深山老林，樹身黑得透亮，根根倒刺，層層向上，層層有新葉刺，仰頭看，頂部散葉宛如一大朵盛開的綠色煙花，無枝的葉，竟如此壯觀厚重。旁有一棵老樹，參天地高，老樹皮上的溝壑如山谷懸崖，半腰以上一個個碗口大小的疤，什麼時候被砍的？不知道，疤上印跡雜亂，顏色發黑，遮蓋了原來新鮮的木頭的顏色，上面斑斑點點，如同墨跡，這棵樹立在油棕們中間，絲毫不輸氣勢，又另具一種溫潤的清曠之美。

彎橋下，現一堆石，亂生的青苔綴於石之一角，或掩了半面，苔衣綠中帶黃，覆蓋了石頭的每個縫隙，使粗糙的石看上去有了些許色彩與柔和。多少天，苔蘚才長到這樣的寬度，接下去的日子，它們還會繼續生長，繼續披裹著石頭。一個生命，在另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上，無意間的相遇，生長着時光的滄桑，卻凝聚了無限的美。石頭縫裡，除了苔衣，還有斷了的枯藤、草棒子，還有幾莖綠綠的三葉草，從最陰涼處，從石之底部，一點點地探頭、生長。風雨，無數次吹拂沖刷，它的表面光滑處更為光滑，粗糙處愈加粗糙，有的地方甚至缺一塊少一角，裂縫縱橫，生命亦縱橫。

與石相遇，榮幸之至。石邊又植綠竹數竿，「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涼」，竹葉捲曲如箭，伸展如劍，陽光下，將葉片照得通亮，葉片上的豎紋、稜起及葉邊綠的枯色，清晰可見。風大些，萬竹枝子順勢掃過，唰唰有聲，想那為詞牌起「風箏竹」名者亦當為竹間客也。

竹下小池塘，塘內蓮葉層層平

鋪，葉緣皺起，似旋轉的百褶裙。睡蓮已醒，已開，呈淡玫紅色，開得恬恬淡含蓄，又盛大傾情，如李易安的詞，婉約之外，更坦蕩俊朗有豪氣。

湖邊。石上趴着隻小烏龜，伸頭向天，後面，另一隻小龜慢慢爬上來，帶起的水浸濕了石面，這塊石狹長，表面平整，彷彿專為牠倆而設。小龜上來了，趴在大龜身後，兩人一前一後抬頭看天，石下小魚來往翕忽，洄游蕩起，水面樹影曲曲折折，迷離曼妙。不一會，小龜轉身，慢慢爬下石去，沒在水裡，大龜跟着掉轉頭，也下水去了。剩下潮濕的石頭，還有我。

寂靜中，陽光照過來，遠遠看到水生美人蕉與水杉之間的幾縷銀絲，誰這麼早起織的？一隻長腿蟲兒掛在上面，許是趕路太急了，蟲兒與絲的倒影齊齊入水，這情景，真實又無奈，如同人生。淺水邊，水有些凝滯，草葉雜亂縱橫，水竹竿被割了大片，只餘齊齊的桿兒，零星的嫩葉及陸續生長，一朵嫩黃的雞蛋花掉在水邊，小蟲兒翻翻來去；三兩條翻白肚的魚一動不動，有落葉輕輕覆在上面。這一塊不太清澈的水，一樣可以倒映出藍天白雲風箏，每一片樹與葉以及水面垃圾的影子。

大自然，不全是令人讚歎的美麗與悠然，美好與不美好的事物從來都是共生共存。這一刻看到的美，或許是多日的苦痛與煎熬得來；這一刻看到的美，或許轉個身，就毀於風雨雷電。大自然許我們看到的，只是片斷，僅此而已。但即使是小小的片斷，也終究是美的，美在真實，美在自然不造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天地賜予的所有，都具存在的理由。自然與人，若不是一生相伴，彼此都是過客，匆匆一緣的枯色，清晰可見。風大些，萬竹枝子順勢掃過，唰唰有聲，想那為詞牌起「風箏竹」名者亦當為竹間客也。

書若蜉蝣

■ 葉輝

海明威書寫

當世人都日漸沉迷於懷舊，社會心理學家斯蒂基特指出，懷舊確實亦有令人痛苦的一面，尤其是過分專注於一些負面的舊日情感，就會很容易對身心造成不良效果——過度沉迷於後悔的情緒之中，就會不斷想要回到過去，重新為生活作選擇，這樣的情緒會讓世人感到失望、沮喪、鬱鬱寡歡。

年輕一代其實也懷舊，科技再進步，總是有些昔日的事物令人難以忘卻，尤其是在容易患上「失寫症」（agraphia）的時代，年輕一代忽爾吹起一陣復古之風，從而懷想昔日流行過的文字處理機器——打字機，「海明威書寫」（Hemingwrite）簡約而復古的設計，不禁讓人想起那個打字機的輝煌時代；不錯，確實有不少年輕人由於「貪得意」而試用——當懷舊遇上科技，會有何種化學作用？

此部電腦化打字機或者可直譯為「海明威書寫」吧，此一名稱的靈感源自於美國大文豪海明威（Hemingway），而此部打字機的機械式鍵盤，倒也充滿了舊時代的懷舊氣息——它的外形盡可能簡約，復古設計不禁讓人回想起昔日的打字機；美國設計師阿當列比（Adam Leeb）設計此部復古打字機，他借助了現代科技，讓年輕一代的海明威們有幸重回一個遠去的、低科技（low tech）的寫作時代，從中體驗敲打逐粒字母的樂趣。

話說阿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詩作《嚎叫》（Howl）有此說法：「打字機是聖潔的詩是聖潔的聲音是聖潔的聽者是聖潔的狂喜是聖潔的！」金斯堡也曾活在精神病與同性戀傾向的惶恐中；然而，打字機與詩人留給後世的文字，卻永遠是聖潔的，那就是打字機最終的隱喻吧。

對使用字母語言的西方人來說，打字機的確有過光輝歲月，在電腦誕生之前，打字機統治了大眾傳媒一段漫長的日子，直至2012年，英國製造商將最後一台打字機捐贈給倫敦科學博物館，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終結。

Hemingwrite的官方網頁有一幅配圖，上面繪畫了一部傳統的打字機，而打字機的屏幕上顯示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坐下來，然後開始動筆，寫作就這麼簡單」——真的是太簡單了，無論外形還是操作模式，「海明威書寫」都跟古老的打字機大同小異，但此部電子機器所應用的卻是現代科技，貼近現代人使用習慣，有一個六吋的螢幕——如果有一天出現了中文書寫機器，倒不值得大驚小怪。

此部電子機器像打字機一樣，會發出敲打鍵盤的聲音，使用者在滴滴答答、簡單而有節奏的聲音中，可以想像自己是海明威，甚或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珍奧斯汀（Jane Austen）、阿倫金斯堡等，思緒不斷暢遊——那就是「海明威書寫」最吸引人的賣點。

閱讀機Kindle一樣，只為特定目的而設計，讓人專注，事實上，在網絡時代，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專注正是極其難得的美德。